

CHIXIN
BUHUI

吃心不悔

墨妍瑾 著



问世间
情为何物，

唯美食与美男
不可辜负！



从前有座山，山里有破屋，
《《屋里有个吃货嫁不出去》》

她两耳不闻江湖事，一心只管吃美食。

他七窍玲珑会来事，一片丹心烹烤鸡。

CHIXIN BUHUI

吃心不悔

墨妍涇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心不悔 / 墨妍湮著. — 南京 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

ISBN 978-7-5399-7394-4

I. ①吃… II. ①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8312号

书 名 吃心不悔

作 者 墨妍湮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夏 童

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 字 编 辑 夏 童 王 宁
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160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,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394-4

定 价 22.8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HIXIN
BUHUI



第一章 收徒 / 001

第五章 相遇 / 075

第二章 下山 / 023

第六章 逃脱 / 091

第三章 吃货 / 039

第七章 正邪 / 107

第四章 神医 / 056

第八章 被擒 / 126

目录

CHIXIN
BUHUI



第九章 合作 / 142

第十二章 调教 / 194

第十章 间谍 / 154

第十三章 决战 / 213

第十一章 真相 / 174

第十四章 尾声 / 233



第一章 收徒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还没有肉来得实在！”月黑风高夜，人迹罕至的虎踞山山顶上，一身红衣的怀秀在院子前拿着刚刚烤好的山鸡，弯着红唇叹道。

一缕烟雾袅袅上升，带着诱人的香气，许多动物闻到了自己的近亲和远亲被烧熟了的味道，吓得躲得远远的。

“好诗好诗！”

怀秀拿着烤山鸡，闻了闻，点了点头。当然是好诗！

“谁？”她突然眉毛一皱，手里拿起了一个火把，有些警惕地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。自从一个月前她爹去世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住在虎踞山了。

“姑娘……”一个身穿青衫手拿长剑的男子缓缓走了出来，笑吟吟地看着她豪放的样子。

“你是哪儿来的？”怀秀皱眉看着他。

男子看了看她，毫不介意她的不友好，说道：“姑娘——不，女侠，在下林朝歌，无名小卒，前来虎踞山拜师学艺。”

原来是个拜师的。怀秀放下了警惕，满意地看着被自己烤得香喷喷的山鸡，嘴里问道：“拜师？拜谁？烤山鸡……”其实后面那句话和前面是没有关系的，只是怀秀看着面前的肉，情不自禁地说了出来。

林朝歌自然是把话都连在了一起，笑着看了看满眼只有手上烤山鸡的怀秀说道：“不，在下是来拜怀洪前辈为师的。”

居然有人十分坦然加淡定地称江湖第一魔头为前辈，还面露崇敬。

怀秀的视线终于离开了手上的肉，看了他一眼。此男虽然白白嫩嫩，温文尔雅，却没有手上的肉来得有吸引力。

“你先等着。”

就这样，怀秀把林朝歌晾在了那里。等到自己酒足饭饱，她看了看远处黑压压的树林，幸福地笑了笑。她在虎踞山生活了二十一年，也吃了二十一年，这山还没被她吃空。

“我爹他死了，就在一个月前。你还是拜烤山鸡为师吧。”那次她爹从外面回来，身受重伤，一个月前不治而亡。死前，她爹才把一身内力传给了她。

怀秀从来不知道山下到底有什么事情，只是占山为王，在虎踞山过着自己的日子。

林朝歌皱了皱眉，随即看向她，笑着说道：“你是他女儿，那么我就拜你为师吧。师父！”

“停！”怀秀伸出手制止他，“那我不就成了烤山鸡了？”

“师父为何对烤山鸡如此执著？”

无知这病没治。

怀秀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情不知其所起，一吃而深。你懂什么！还有，不要叫我师父。”

“师父教训得是，我会慢慢参悟的。”林朝歌笑吟吟地点头说道。

怀秀：“……”这人缺心眼？

“懒得理你，你下山去吧。”说到这里，怀秀忽然侧头打量了他一下，“你是怎么上来的？”虎踞山一般人可是上不了的。

林朝歌笑了笑，嘴里吐出了四个字：“天道酬勤。”

怀秀不得不佩服有文化的好处，单单四个字，轻轻松松地回答了她的问題。

“你怎么‘天道酬勤’上来的就怎么‘天道酬勤’下去吧。”说完，怀秀潇洒地转身离开。

“师父。”林朝歌在怀秀身后叫着，颇有不离不弃的味道。

怀秀加快了脚步。

“你们谁都走不掉！”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传来。

树影婆娑，一阵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一群拿着火把的人在怀秀的面前一字排开，拦住了她的去路。

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仗，怀秀被吓得一愣，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她觉得要收回“虎踞山很少有人能上得来”这句话了，这已经是今天第二批开挂上来的人了。

人群中，一个手拿大刀面露凶相的人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哼！我们是长生殿的人，奉殿主之命来讨《七式绝尘》。”

长生殿？《七式绝尘》？怀秀第一次听到这两个词。从前，她爹嫌弃她没有练武天赋，从不教她武功，也从没跟她讲江湖上的事情。

但是，身为魔头后人的她，气势上不能输给别人。

“长生殿？”她不屑地笑了笑，“你们要，我就给你们吗？当我怀秀是摆设？”她如同王者一般看着面前一群凶神恶煞的人，心中却是十分忐忑。

“怀洪老儿死了，你一个女娃娃我们怕什么！”

怀秀挑眉：“看样子，你们是想动手？”

“是又如何？”

“就是就是！”其他人附和道，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。

怀秀看了看他们，又侧头看了看林朝歌，说道：“你不是想要当我徒弟吗？给你个机会表示一下诚意。”

林朝歌见怀秀把这事推给了他，无奈地朝她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徒儿只会一些三脚猫的功夫……”

“你不是有剑吗？”怀秀瞪他。

“拿着剑，看起来……嗯……好看嘛。”林朝歌说得无辜，弯着嘴角，似乎一点也不担心。

怀秀咬牙看着他的剑，说道：“好剑，好贱！”原来拿剑的不一定是高手，还有可能是绣花枕头。

“怎么样，给还是不给？”

怀秀连《七式绝尘》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要怎么给。

林朝歌似乎觉得这局面不够乱，又来插上一脚：“师父，我都叫你这么多声‘师父’了，你就收了我吧。”

一下子被两件事情烦着的怀秀有些暴躁。

怀秀看着林朝歌脸上的笑容，咬了咬红唇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克制住自己的脾气说道：“能别叫我师父吗？我不想收个比我自己还大的徒弟。”她将嫌弃全表现在了脸上，想让他有点自知之明。

可是……她似乎高估了林朝歌的理解能力，不，或许应该说低估了他脸皮的厚度。

“师父芳龄几许？”林朝歌抱着剑，双眼含着笑，沐浴着月辉问道。

怀秀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回答道：“芳龄十八又三十七个月……”

被晾在一旁的长生殿众人不乐意了，带头的人开始拉仇恨。他将大刀往肩上一扛，说道：“江湖上都知道怀秀是女魔头，出了名的凶狠，二十一岁了也没人敢娶。你们能别废话了吗？《七式绝尘》交是不交！”

虽然自己曾经下过山，但是第一次听到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这么差的时候，怀秀一下子黑了脸，大声叫道：“交你个大头鬼！先给我说清楚，我哪里凶狠了！”

林朝歌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，随后抱臂笑而不语。

似乎是察觉到了他调侃的目光，怀秀皱着眉朝林朝歌瞪去，吼道：“看什么看！我凶吗？”

林朝歌轻微地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师父二十一了吗？居然还是个黄花大闺女……”他嘴角的笑意无限扩大。

“是十八又三十七个月……”心中亿万只神兽奔腾而过，怀秀气得气血上涌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
只怪自己空有一身内力而不会用，若是会用，她现在一定一掌把林朝歌给拍下山。而事实上怀秀也的确朝林朝歌拍了一掌，可让她惊讶的一幕发生了。

她那凭空拍出去的那一掌堪堪划过了林朝歌的侧脸，掀起了一阵风，一扫而过，随后，林朝歌身后那个长生殿的带头人吐了一口血，倒地不起。

怀秀看着那人倒地，又看见林朝歌耳边的一缕头发缓缓飘下，顿时目瞪口呆。

“师父神功盖世。”林朝歌似乎没有被吓到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在月光的笼罩下，青衫墨发，俊逸无双。

怀秀这才反应过来那一掌真的是自己拍的，心中既惊讶又欣喜，同时感叹：怎么就打歪了呢！

她一双眼看向林朝歌，又弯了弯嘴角，心中想着：趁热打铁，拿他再试一下吧。

她正要动手的时候，长生殿那群人失了领袖，群龙无首，开始有些混乱。

怀秀不耐烦地看过去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怎么样？打还是不打？”

这群人互相看了看，最后有人说道：“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下次请四大护法或是殿主来，定不会再吃亏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请四大护法来。”

怀秀长袖一扬，傲然独立，道：“来一个我吃一个，来一群我吃一群。”

“走吧走吧。”一群人迅速逃走了。

看着他们败走，怀秀有些得意，伸手拍向远处的一棵树，却连风都没有。
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
“师父？”林朝歌走到怀秀身边。

怀秀回过神看了他一眼，抬脚就走。

“师父……”林朝歌跟了上来。

“干……干什么？”怀秀想起刚刚的事情有些后怕，僵硬地转过身问道。她真的被吓得有点腿软了，得回去好好歇歇。

但是偏偏林朝歌这个时候又有事。

“收我为徒吧，虽然我不会洗衣做饭，但是可以暖床解闷。”他笑着说道。

怀秀：“……”其实对她来说，还是有个会做饭的徒弟比较实在。

“若是你觉得‘师父’这两个字叫起来显老，那么我姑且叫你一声‘美人师父’吧。”

美人师父？倒是很顺耳。但是，什么叫“姑且”？

“暖床解闷我不需要，如果你会做饭，我还可以考虑，还是明天再说吧。”打了个哈欠之后，怀秀加快了脚步朝自己房间走去。

林朝歌得到了怀秀的回答，满意地停下了脚步，月光洒落在他的青衫上，给他的脸镀上了一层雾一般的光泽。他笑着，看了看地上那摊血迹，又看了看那个渐渐远去的红色身影。

怀秀回到自己房间关上了门，立即软了腿直挺挺地倒在了床上。她回想起刚刚的事，还是心有余悸。这武功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

她脑中又浮现出林朝歌那张笑脸，抹了把脸哀号。

第二日，怀秀睡到日上三竿，打开房门出来的时候，林朝歌早就坐在院子里享受着阳光了。

“美人师父，你起床了？”

怀秀乍一听到“师父”这两个字，还是有点无法适应，皱了皱眉，但是想想加了“美人”两个字，也就算了。

“用过早饭——不，是午饭了吗？”怀秀问道。其实是她自己饿了。

林朝歌摇了摇头，看着她。

“你不会是指望我煮饭给你吃吧？”怀秀挑眉，红衣黑发，风情万种。

林朝歌无辜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可是……”

怀秀打断了他，严声说道：“可是什么可是，暖床解闷哪有切肉做饭好。”

听着她的话，林朝歌从怀里掏出了一把扇子，刷地一下展开，沉吟了一番，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，君子远庖厨，这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怕是比较麻烦……”

他说话的语气十分诚恳，可怀秀看着他，总觉得他是在调笑。

“为师饿了，要吃饭。想暖床你就下山，慢走不送。”怀秀留下一句话，不给他推辞的机会，就走出了门。意思是：你赶紧煮饭，我回来就要吃。

其实，因为有个嫌弃她的爹，怀秀长这么大一切都是靠自己的，她现在只是想让林朝歌知难而退。

可惜，她小看了林朝歌。

每天，怀秀都喜欢在虎踞山走走，等她回来的时候，老远就闻到了一股香味——肉香。

“嗷嗷！”怀秀双眼发亮。

只见院子里，林朝歌燃起了一堆柴火，树枝上串着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肉，架在火堆上面。他蹲着，青衫曳地。

亏他想得出来就这么糊弄她。

怀秀看着他蹲在地上有些狼狈，却依旧保持着自己风度翩翩的样子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

“美人师父，你回来得正好。”

要开饭了！怀秀弯着唇走近。

“徒弟学艺不精，今天中午就吃这些吧。”林朝歌说话时笑得十分得意，像是在嘚瑟。

怀秀拉起自己曳地的红衣，蹲在他的身边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肉？”

林朝歌得意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只怪我武功平平，山间的动物又都沾了美人师父的灵气，太敏捷，我只好就地取材了。”

怀秀心中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，立即站起了身。

“美人师父果真是冰雪聪明。就是那只兔子！”林朝歌一边满意地看着架子上的肉，嘴里一边说道。

怀秀顿住脚步，僵硬地回过身，低头，看向他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林朝歌收了扇子站起身，打量了她一下，说道：“美人师父，难道是因为天太热了你的冰雪聪明化了吗？”

怀秀：“……”

她捏紧了拳头，从牙齿里迸出一个字：“说……”

林朝歌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，说道：“就是那只在院子里乱跑的兔子。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我就抓来烤了。兔肉滋补，正好给你补补。”

“那只兔子是我养的宠物！”怀秀咬牙切齿，盯着林朝歌，恨不得现在杀了他。

“啊，这样啊！谁让美人师父不看好自己的宠物……”林朝歌弯着唇无辜地说道。

看着林朝歌依旧淡淡地笑着，一副和自己无关的样子，怀秀觉得自己一拳打到棉花上了，瞬间被气得气血上涌：“林朝歌你浑蛋，你

给我滚去死！马上！”

不知是因为什么缘故，怀秀的红衣瞬间飞扬，衣角飘在了空中。她的周围刮起了一阵风，以她为中心由内向外扩散，并且渐渐扩大继而消失。

一时间，火焰摇曳得厉害，周围的尘土有些被吹起，之后，外面树上栖息的禽类四起，好不热闹。

怀秀被这一景象给吓到了，一时间忘了生气。

这一切是她自己造成的？

她看了看周围，飘扬的红衣已经乖乖垂下，火堆上的火已经恢复了平静，尘土也已经落下，只有外面禽类的叫声依旧没有停止。

好厉害！怀秀心中惊叹。

原来自己生气的时候，内力是可以回来的！怀秀突然觉得前途一片光明。

她看向林朝歌，只见他的黑发被风吹得有些散乱。

他用手将飞起的发丝捋好，然后笑眯眯地说道：“美人师父武功盖世！”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，他似乎并不感到惊讶。

怀秀幻想了一下林朝歌俯首大喊“师父千秋万代，一统江湖”的样子，有些得意。若是自己用心掌握，改日这股内力定能运用自如。

怀秀兴奋地想着以后，又看着林朝歌温和的笑脸，忽然对着林朝歌发不起火来了。

罢了……大人不记小人过。

想通了，怀秀也不打算再和林朝歌计较，于是转头离开。

“美人师父……”

听到林朝歌带着磁性、十分温柔的声音，怀秀顿住脚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了闭眼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回头：“又干什么？”

只见才当了怀秀半个多月宠物的兔子已经被烤好，放在了石桌上，而林朝歌坐在桌前，手里拿着个兔腿，咬了一口。

虽然说直接动手抓着吃不是很斯文，但是他的动作却一点都不让人反感。

“美人师父，兔肉烤好了，不吃吗？”林朝歌笑着问道。

怀秀再次深吸了一口气，咬了咬牙：“吃！”然后走过来坐在林朝歌的对面，抓起另外一只兔腿。

好歹这兔子身上的肉也是她养了半个多月的，凭什么让给别人？

想到这里，她把林朝歌手上那只兔腿也抢了过来，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。

林朝歌好笑地看了看她，掏出帕子擦了擦手，然后抽出一把扇子打开，慢悠悠地摇着。他一身的青色与虎踞山的林木似乎融合到了一起，柔和养眼。

当然，怀秀觉得手里的兔腿更加养眼。

一顿兔肉虽然让怀秀心疼，但是也很美味。

待徒弟看着师父独享完兔肉，美滋滋地舔了舔唇，师徒两人便各自干各自的去了。

林朝歌一袭青衫，坐在石凳上喝着水，晒着太阳，而怀秀则找了处僻静的地方，努力回忆着刚刚生气时气血上涌、腹中有一团气的感觉，时不时地朝身边无辜的石头拍去一掌，可始终没有见到效果。

到底是哪里不对了……难道是拍打的方式不正确？

太阳渐渐落山，怀秀有些疲惫和灰心，回来刚进门就看见林朝歌单手撑着额头，闭着眼，懒洋洋的样子，金色的余晖给他镀上了一层暖色。

吾家徒弟颜色好。

怀秀点了点头，十分满意。一顿美味的兔肉就让怀秀打内心接受了林朝歌这个徒弟。

“美人师父回来了。”林朝歌依旧闭着眼，姿势不动地说道。

怀秀轻咳，应了一声。

“晚饭呢？”她端着师父的架子问道。

林朝歌缓缓地睁开了眼，理了理自己额前的头发，然后站起身，道：“师父还想吃烤肉吗？走兽我怕是抓不到了，之前看见前面有个小池子里面有几条鱼……”说着便转身离开，似乎是要去抓鱼。

“停下！”怀秀气急败坏地阻止了他。

林朝歌转身，展开了自己的扇子摇了摇，问道：“美人师父有何吩咐？”

怀秀皱着眉看着他，然后深吸了几口气，才开口缓缓说道：“算了你坐着吧，我去！”院子另一边的池子里的鱼是她养来玩的，再让他这样下去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

怀秀不甘心地转身，前往厨房。

她到底是收了个徒弟还是请了个大爷来？！

林朝歌摇着折扇缓缓坐下，看着离开的红色身影，嘴角的弧度扩大，背后，是渐渐落下的夕阳。

怀秀一边生火，一边越想越不对，越想越不甘心。于是她停下了手中加柴火的动作，站起身走出了厨房，看见林朝歌气定神闲地坐在那边吹风的样子，怀秀被气得气血上涌。

林朝歌听到了动静，转头，嘴角噙着笑：“美人师父，饭做好了？”

莫生气啊莫生气，生气只能气自己……怀秀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着，努力保持平静。然后她将手上的木柴丢了过去，嘴里说道：“不干活还想吃白食？你给我进来！”

本来两人隔得很远，凭着自己的臂力，怀秀没指望能扔过去，可是或许是因为生气的时候气血上涌，内力又回来了，木柴竟然勉强扔到了林朝歌面前。

林朝歌笑着接住，道了一声“好”，然后含着笑，迎着风走了过来，青衫飞扬。

等到林朝歌到了厨房，怀秀没好气地伸手命令道：“蹲下！”

林朝歌一脸询问的样子。

“给我生火！”

林朝歌撩起了下摆，缓缓蹲下，生怕弄脏了衣服。

但是怀秀怎么会让他这么好过呢。

“加柴火，不要停！让火灭了我就一掌拍死你！”怀秀一只手叉着腰低头命令道。

林朝歌抬头看了看她，然后低头加柴，应道：“是……”

折腾了好久，师徒两人总算合作弄出了一顿饭，心满意足地吃了。

夜晚，风吹过山林，发出哗哗的声响，蝉声悠扬，一轮新月挂在夜空，周围璀璨的星星闪着光。

饭饱后，林朝歌自说自话地搬出一个躺椅，一脸惬意悠闲地躺着，枕着双臂，抬头望着夜空。

“你在这里待着别走。”怀秀从房间里走出来关照了一句便出门了。

这个院子后门通向一个温泉，每每到了晚上，她若是感觉疲惫，便会去那温泉泡上一泡，消除全身的倦意。

温泉呈半月形，很长，中间还屹立着几块石头。

怀秀到了月牙的一边，看了看周围，然后缓缓解开腰带。红衣如流水一般从她身上滑下来，围在了她白皙的脚腕边。白皙的足，火红的衣，墨发垂到腰际，月光下，整个人显得魅惑无比。

除去了身上所有的衣服，怀秀将一只脚伸进了温泉，擦了擦水。身边的石头上，映着玲珑有致、婀娜多姿的影子。

适应了水温，怀秀慢慢走进了水里，似乎水花都因为这美丽姣好的身体心生荡漾了，发出一阵声响。

全身浸在温热的水中，黑色的长发湿湿地黏在了她的脖子上，一直蜿蜒到胸前，蔓延至水下。怀秀仰头，红唇轻启，发出了满足的声音，氤氲的水汽让她白皙精致的脸泛起了淡淡的红晕。

在水中欢腾了两下，怀秀静静地靠在了岸边，双臂伸展，挂在两边。她抬头看着月亮，思绪万千。

她爹虽然以前不怎么管她，但毕竟是她爹，还能陪着她，现在就她一个人了。她爹死了，却留下了很多问题给她，比如长生殿的那帮乌合之众和什么《七式绝尘》。

还有她的武功，自己完全无法控制，身为魔头的女儿，她要怎样才能自保？

她忽然觉得周围似乎什么都没有，那么的空旷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身边四散的水汽都温暖不了她心中的冰冷。

“唉……”怀秀叹了口气。

一阵山风吹过，她全身抖了一抖，于是双脚一蹬，钻进了温暖的水里。

她朝前潜了一段，然后一下子钻出了水面。

氤氲的水汽使她整个人有些朦胧，钻出水面那一刹那水花四溅，打碎了水中的月光。潮湿的黑发被甩起，在空中形成了一道弧线，玲珑有致的身体成弓形，如背后天幕上的新月。

怀秀伸出手臂抹了一把脸上的水。

“美人师父？”

怀秀的动作突然僵住。她缓缓地转过身，发现在朦胧的水汽之后，有个人影站在水里。

“林……林朝歌？”怀秀说话都有些不顺溜了。

只见那个人影缓缓走近，伴随着哗啦哗啦的水声。

人影慢慢清晰，林朝歌那张带着笑意、俊朗无双的脸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他的头发散开，披在了背上，额前的头发贴着他的侧脸，露出水面的身体不似他表面看上去那么文弱。

“美人师父？”即使是赤身相对，林朝歌依旧如穿着衣服一般，淡定自若，嘴角挂着笑。

“啊！你流氓！”怀秀这才清醒过来，立即缩进了水里，留下一个头在水面上，“林朝歌你别过来！”怀秀激动地用双手击打着水面。

林朝歌停了下来，看着她。

两个人就这么尴尬地相对着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”怀秀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，明明让他不要乱走的。她也从没想过洗澡时会突然出现一个人。

林朝歌朝后退了退，倚在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上，完全不介意上身露出水面大半：“美人师父让我不要乱走，我闲着无聊，又有些好奇，就出来走了走，然后发现了这个温泉，就下来了……”他弯了弯嘴角，“没想到虎踞山还有这么好的温泉。”俊朗无双的笑容让天幕上的月亮和星星都黯淡了不少。

怀秀忽然觉得自己当时是弄巧成拙了，她就该知道林朝歌这样的人越是不让他干什么他就越是想要干什么。

她想着想着，视线就瞟到了林朝歌露出水面的上半身上了。

“美人师父，你怎么能偷看我……”林朝歌说得憋屈，可脸上是一副完全没有在意的表情。

怀秀一下子脸红了，不知道是水汽蒸的，还是害羞，也有可能是被气的。

“谁偷看你了！你偷看师父洗澡！”怀秀觉得这两天是她这辈子情绪最大起大落的时候了。

“美人师父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林朝歌含笑说道，完全没有认错